

# 風塵逸俠吳稚暉(上)

袁宙宗

開國元老吳稚暉先生，他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特出人物，思想跨越兩代，品格超凡絕俗，既具讀書人傳統美德，兼亦接受現時代新思潮。始助維新，自稱「陋儒」；繼入革命陣營，奔走不遺餘力，為謀國家統一，首倡清除共黨，翼贊中樞，其功尤大；但他澹於名利，不樂仕進，他主張「積極參與國是，絕對不要做官」，終身以此為守則。

稚老好談諧，文字獨特，議論縱橫，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時人比之為漢武帝時代的東方曼倩（朔）。他最早倡注音符號，審訂國音字典，推行國語統一運動，使教育普及，對文化思想的傳播，發揮無比的功能。

吳氏於清同治四年夏曆四月二十八日（西元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丑時，生於江蘇武進。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十月三十日，卒於臺北市，享年八十九歲。

## 傳統觀念維新自居

吳氏幼名紀靈，亦稱寄舲，長名眺，字稚暉，因讀南齊詩人「謝宣城集」，慕謝之為人，因

以為名號（謝眺字玄暉），後名敬恆，別字朏盒、翰青，筆名燃、夷、燃料。六歲喪母，育於外祖母無錫鄉氏家。七歲入學，十八歲已設館授徒。因環境故，自云：「長貧賤，擁破書，作村學究。」二十七歲考試中舉，曾三次參與京都會試，皆不中，從此放棄功名之途。

當他第三次赴京會考的時候，正是甲午中日戰敗的第二年（一八九五），此行親自參與康有為的公車上書，開始在思想上有了改變。他自己說：

「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經甲午慘敗，始覺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工藝，才能造大炮機關槍，抵抗敵人，所謂『興學之不容緩』，乃開始冒充維新派小卒……」（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和友人廉泉在北京會見康有為，相談之下，甚是投機。自此他更熱衷於維新運動，雖然孫中山先生已確認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但他對革命的事不以為然。他說：

「經過了孫文在惠州起義等等，身份便大了

。我的心中，就不當他是個綠林豪傑，以為他確要成為洪秀全第二。但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從溫和的維新黨，變到了劇烈的維新黨，我終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做呢，未嘗不可做，終於像不正當。常想讓孫文去做罷，我是不做……」（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戊戌變法失敗，他滿腔熱血沸騰，去攔都御史瞿鴻禨乘輜，上書請求革新政治，未果。這時仍存着忠君愛國的熱忱，中國傳統道德的觀念。當他在北洋大學堂任漢文教學時，作文命題有「率土王臣論」，學生以為他思想腐舊，他在卷後批駁「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引起一番爭論；總辦王苑生也以他迂腐，他乃辭職去上海，任南洋公學學長，並教授國文，在此近三年時間，並結識了蔡元培。他提倡羣智會，實施學生在教室輪流講述，後總辦病故，由張元濟繼任，他主張由教席和學生治校，與張意見不合，請求校方給予旅費赴日留學。

他第一次留日時，與鈕永建同住一處，入東京高等師範就讀，時孫中山先生亦來日本，程家樞、吳祿貞、鈕永建等時往拜見革命領袖，約他

同去，他曾經說：

「有一天，聽說應加三點水的孫文（時清報多將「文」加三點爲「汶」，視革命爲洪水），也到了橫濱，正與梁啟超天天談話，他竟敢不贊成梁啟超，梁啟超很笑他海闊天空的說大話。與孫先生往還的，只有程家樺、吳祿貞。程、吳天上我們家裏來（我與惕生、永建，同寓神戶田區明凌館），談說種種新聞，並且他們邀惕生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惕生要我同去，我說梁啟超還不願去見他，安可晉見孫文？」（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初到日本的他，思想仍守舊頑固，以維新派自居，不接受革命新思想。是年多，由陸爾奎推薦，他回廣東辦大學堂，鈕永建回廣東辦武備學堂，事情並不如意。次年（一九〇二年）四月，他和永建隨帶胡毅生、沈觀鼎同行再去日本。

### 思想轉變鼓吹革命

吳氏自東渡日本，與各方人士接觸，對清廷的腐敗漸有新的認識。一九〇二年，中國自費留學生吳宗傑、吳宗椿、鈕瑗、李顯謨、劉鍾瑛、夏士驥、顧乃珍、陳秉忠、許嘉樹等九人，請求入成城學校讀書，爲清駐日公使蔡鈞所拒。時北京京師大學堂監督吳汝綸，正赴日本考察教育，與稚老相識，學生乃託稚老向吳汝綸、蔡鈞等求情，未得結果。稚老於七月二十八日乃率衆學生及保證人孫揆均等二十六人去公使館請願，引起衝突；蔡鈞召日本警察驅逐學生；八月五日，日本下令驅逐稚老與孫揆均出境。稚老受辱之餘乃

懷絕命書，在去神戶途中，投水自殺，幸被救起，蔡元培爲防意外，親自護送吳氏回上海；吳氏經此打擊，對維新立憲，扶持光緒皇帝的念頭已慢慢沖淡。自此，他的玩世不恭的態度，更增強烈。

一九〇二年秋，吳氏和蔡元培、章太炎、葉翰、蔣智由、黃宗仰、鍾靈等在上海成立教育會，以蔡元培爲會長。是年多，「上海南洋公學」因風潮而退學者二百餘人，蔡氏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愛國學舍」以收容該批學生。

早年曾有日本人創「蘇報」於上海，一八九六年由陳範出錢購買，設於上海三馬路，與「愛國學舍」合作。吳氏和章太炎等人時有文章發表，一九〇三年五月一日由章士釗（行嚴）任主筆，言論更趨激烈。早在同年年初，蔡、吳、章、陳等人發起「張園演說會」，每週日租張園安壇第舉行，倡言革命，評論政治。蘇報亦爲演說會之機關報，大登演說詞。吳氏與蔡元培、章太炎等同爲捕房傳喚達四、五次，詢問有無暴動計畫，有則不許。如只言革命，捕房不加干涉。

章太炎於一九〇三年五月六日發表「駁康有爲政見書」，內有「載湉小醜」；八日「客民篇」斥清廷爲「客帝」，又發文介紹鄭容「革命軍」。兩江總督魏光燾勒令候補道俞明震查辦此案，明震兒子大純與吳稚暉留日時相識。大純回國，約吳氏見面，勸他出國，並勸吳氏轉告太炎改變言論。當日（六月二十四日）「蘇報」帳房被捕，二十五日太炎亦被捕，七月一日，鄭容自往投案。七月三日吳氏去拘捕房探視，太炎以爲吳

逍遙法外，可能賣友告密，自此太炎恨吳；吳則以爲太炎和鄭容可逃不逃，以坐牢爲榮未免失策。吳、章二人自此感情決裂，引起二人後來的文字之爭，一番筆戰。

一九〇三年七月八日，吳氏因蘇報案出亡英國倫敦，他和孫中山先生的見面是這樣的，他說：

「到了甲辰（一九〇四），我已居英國兩年，我也已經自命爲革命黨了。有一天，有個人敲我的寓門，就是孫逸仙，他問了留學生才知道我的寓址的。我才初見十年中意想的孫汶或孫文，他的溫和端正，我是不吃驚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鈕惕生，在三年前告我，其時他住倫敦西城『肯星敦』，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同我去看他的老師康脫利，在康家吃晚飯，康夫人也厚待得很。孫先生引我去，因爲他馬上要赴美洲，託康先生夫婦緩急招呼我也。以上是我認識孫先生的歷史。」（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一九〇五年冬，吳氏居倫敦，曹亞伯自日本赴英，攜「中國革命同盟會誓約規章」給吳氏看，勸吳氏遵約入同盟會；吳氏見有「當天發誓：平均地權」等語，頗不以爲然；後經孫鴻哲解釋，乃正式加入中國同盟會。從此，他已爲正式的革命黨員，展開他對革命的鼓吹。

### 新世紀創刊新觀點

一九〇六年冬，吳稚暉、李石曾（煜齋）、張靜江（人傑）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籌辦「新世紀」周刊於侶僕街四號。靜江家本吳與

巨富，饒於資，決定設立「中華印字局」於巴黎，作為刊行書刊之需；結果若干中文字模和中文排字工人，皆由新加坡到達巴黎。由吳氏主編的「新世紀周刊」，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一期創刊號問世，直到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一二一號停刊。當時負責出版和校對是張靜江妻姚慧。

吳氏因係主編，撰稿最多，他用燃、燃料、夷、眞、敬恆、留歐學界一分子、中國之一人、憑良心者、無政府黨等種種筆名，言論積極，思想銳變，倡導革命，反對君主立憲，並宣傳無政府主義。

(一)無政府主義：吳、李、張三人留學歐洲的時代，當時的法國正盛行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們都受到影響，新世紀周刊開始就替無政府主義作宣傳。世界社除發行新世紀周刊外，還出版「世界畫報」、「革命」、「思審自由」、「告少年」、「秩序」、「近世界六十名人畫傳」（有馬克斯）、「世界七個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共產主義」、「萬國革命暗殺團」，以上各書刊，均係宣傳無政府主義。吳氏對無政府主義所下定義是：

「無政府若有道德而無法律，惟各盡所能，而不可謂之義務；惟各取所需，而不可謂之權利。人人自範於眞理公道，而無治人與被治者，此之謂無政府。」

吳、李、張三人先後都成為革命「同盟會」的黨員，但卻爲無政府主義作宣傳，應當作何解釋？據新世紀周刊第一號「新世紀之革命」一文

指出，革命思想的進化可以分爲三期：

第一期舊世紀的革命，改朝易姓，以暴易暴；爲無政府主義者與革命黨共同鄙棄的革命。

第二期過渡時代的革命，傾覆舊政府，建立新政府，清末的革命運動略屬之。

第三期新世紀的革命，掃除一切政府，人民純正自由，崇尚公理的大同社會。

吳氏以爲無政府主義的至善之境爲世界大同，與三民主義之最終目的也是世界大同。故就進化的現況言，三民主義爲實現無政府主義的大同理想階梯，信仰三民主義爲實現無政府主義所必須。他在民國成立以後，仍堅持他的立場說：「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以上見中國歷代思想家，呂芳上撰「吳敬恆」）

無政府主義思想源出於中國的老莊學說，拙著「論莊子自由思想與近世無政府主義」（七十七年九月「中國國學」季刊第十期）一文中已曾提及吳氏無政府主義得自老莊之學；當他遊歐時，正是無政府主義學說風靡一時，遂滲入中國的老莊思想而冠以「無政府主義」新名詞。他說：

「無政府三個字，乃是世界最吉祥的名詞，俗語所謂『無皇帝好過日子』……」（一九〇八年五月三十日作，見吳稚暉學術論著二五三，「談無政府之閒天」）。

莊子「在有」篇說：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有之也者，恐天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在有」一詞，清人譚嗣同以爲是「自由」的轉音，故以自由釋之。錢穆「莊子纂箋」亦引用其說。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也以爲意在使人民絕對自由，不加干涉。（詳見拙著「莊子學說體系闡微」）

道家的開山祖老子亦有無政府主義思想。老子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八十章）

吳稚暉先生的無政府主義，實本於老莊之個體哲學，與中國農業社會所產生的「天高皇帝遠」的自治態度。由於極端的主張個體自由，因而成無政府主義者。

(二)新宇宙觀和人生觀：民國十二年吳氏所發表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文，對宇宙觀的解釋：

「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拿具有質力的若干『不可思議』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爲電子；合若干電子，成爲原子；合若干原子，成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蟲……」（吳稚暉學術論著三十頁）

這種看法亦係從老莊的宇宙論而來。

老子的宇宙論在「道德經」中說：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一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  
「有物沌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見拙著「老子身世及其兵學思想探賾」，商務印書館出版)

莊子之學，出自老子，引申老子說：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齊物論)

此段之意，向上推衍，先推出「有」，再推出與有相對稱的「無」；再推則「有」和「無」均未曾有；再推連這「未曾有與無」也未曾有。前一種推法，是由時間立論，故言終始；後一種推法，是由空間立論，故說有無。

莊子又說：

「夫道有情有性，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

## 封面說明

王治平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國民黨元老歡送蔣中正總司令自廣州領軍北伐，圖中右起譚延闓、吳敬恆、蔣總司令。前立者爲今國防部聯訓部主任蔣緯國上將。坐者爲張人傑。請參閱七十七頁朱秉義「功在國家，利及世界」及三十八頁袁宙宗「風塵逸俠吳稚暉」。

，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師)

以上是指老莊的宇宙論，他們同以「道」爲宇宙之本體。吳氏則以「道」更名之曰「一個」。他說：

「舉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有)，沒有世界(無)……強加名言，或名曰本體，又曰一切根源……最後定說到『一個』。」(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今人有認爲現實世界，由精神而生物質，由物質而有元素，由元素而有分子，由分子推而有原子，由原子推而有電子，由電子推而有極子，極子以下再分下去則無從窺察，正如老莊所說，不可名，不可狀，謂之曰「無」。無者，乃無形而有用，謂之曰「道」，吳氏則謂之「一個」，故老莊與吳氏之言實同而名異。

吳氏由宇宙觀而產生出新的人生觀，他說：

「我們不安本分，不甘願做那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著的一個怪物(老子第十四章形容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變成了這大千宇宙，我們的目的何在呢？我是不敢替我們吹一句牛皮話，卻逼住我不得不說，他是要向真、善、美……」(同上)

他的人生觀和道家的莊子稍有不同，吳氏和胡適的看法有類似處。胡氏云：

「物類都是一代一代的進化出來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九篇第一章：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

因爲吳氏認爲人類的演變，是從真、從善、

從美去發展，所以有進化之意。但莊子則沒有進化之說，也沒有提出進化之意。他說：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秋水篇)

「自化」者，自然的變化，不需人爲做作，無所謂進化，故莊子的態度稍微消極。

吳氏解釋「人生」說：

「人便是宇宙萬物中叫做動物的動物。……生者，演之謂也，如是云爾。生的時節，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未出娘胎，是在後臺；已進棺木，是同老家。」(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這和莊子的看法大體類似。莊子說：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知北遊)

民國三十年，他對宇宙和人生作了一個結論(見吳稚暉學術論著八十三頁)，其大意是：

一、堅信精神不離物質。

二、宇宙是暫局，隨時在改進(這和莊子秋水篇說：「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意義相似)。

三、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亦進，惡亦進。

四、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的疑難亦愈易解決。

五、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下期續完)